

我有一片天

琼瑶（1938年4月20日—2024年12月4日）走后的第一个月，想她。

此前仓促写了篇《一个言情时代的落幕》，聊表寸心。而坐定斟酌长文之际，反而踟躇惆怅——想说的太多，无从落笔。何况，那些问题，说了又如何？大抵只是“多情应笑我”，徒惹自苦罢了。

但作为阿姨的老读者，我不巧得了和阿姨一样的“病”：天生反骨，“疯”劲上头时，偏就喜欢知其不可而为之。所以，长文终归还是要写的，非但要写，标题也索性改了。落什么幕？即使曾经的引路人飘然远去，久经考验的纯爱战神们从不服输！越是在一个抑制、严酷、算计、异化的环境，越是需要呼唤“言情时代”重新施展魔法，对撕开裂缝的世界再次缝缝补补。

“爱”的种子似野草，火烧不尽，风吹又生。你永远无法真正消灭它，恰如无法阻挡每一个春天的降临。

报之以琼瑶

琼瑶生在战乱年代，本名陈喆，乳名凤凰。“喆”字源于父母的爱情故事：母亲袁行恕在北京的“两吉女中”念书，父亲陈致平负责教书，就此共订鸳盟。

袁行恕是典型的大家闺秀，对于绘画和诗词爱之如命，也是女儿的唐诗启蒙。“刻苦持家岂惮劳？夜深犹补仲由袍。谁怜素手抽针冷，绕砌虫吟秋月高！”《几度夕阳红》里李梦竹之叹，实际便出自袁行恕之手。陈致平则精研史学，后来成为台湾的名教授，其父陈墨西尝追随孙中山，留学日本，参加北伐，足迹踏遍东南西北。故而，袁、陈二人的结合，堪称“书香”基因双份叠加，深深影响了琼瑶。

“我了解人事时，正是抗战尾期，我和两个弟弟，跟着父母，从湖南家乡，一路‘逃难’到四川。”长于山河破碎之际，颠沛流离，小姑娘凤凰早熟而敏感、坚强也脆弱。她开始认识到，“人类的爱，是复杂、珍贵



湖南衡阳琼瑶故居。

的东西”，同时，她的国家民族观念，“在枪口下建立起来”。她一直都记得，逃难途中遇到一位老县长，联合附近几个村庄的少壮力量组织游击队，发誓和日军打到底。“老弱妇孺，必须疏散到深山里去……我一直忧虑的，是我们的孩子们，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，如果这长期抗战再打十年八年，谁来教育我们的孩子？谁来教他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？谁来灌输他们民族意识？”老县长的话，令琼瑶无比震动：“一个小农村里能有这样爱国和睿智的老人，这才是中国这民族伟大和不朽的地方！”

琼瑶9岁时，陈致平执教于同济大学，一家人迁往上海。不久，《大公报》的副刊“现代儿童”发表了琼瑶的处女作《可怜的小青》。扼腕遗憾的是，文艺天赋有多高，理科就有多差——1954年，还在台北第二女中读高一的琼瑶数学考了20分，学校要求家长“严加督导”。面对考了98分亦忍不住自责哭泣的优秀小妹，面对父母的失望神色，自卑感发作的琼瑶试图服药轻生。高三考大学落榜后，又一次吞下大把药片。而这一回被救醒后，